

E.M. Forster

E.M.
FORSTER

E.M. 福斯特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I561.45
F758-5

E.M.福斯特 著



E.M.
FORSTER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马爱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1.45
F758-5

E. M. Forster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根据 Penguin Books, 2004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英)福斯特(Forster, E. M.)
著;马爱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E. M. 福斯特文集)
ISBN 978-7-02-006870-8
I. 天… II. ①福…②马…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740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马云峰 责任印制:李 博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英]E. M. 福斯特 著
马爱农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6870-8 定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一

阅读《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有两处地方让读者不敢轻易涉足：莉莉娅·西奥波尔德临产而死以及她的刚满八个月的婴儿的夭折。

莉莉娅的死，书中写得惜墨如金：“可是她却在分娩时死去了。”

她的婴儿的死，写得多了一些文字：“小脸已经冰凉。”“小脸今后再也不会被眼泪打湿了。”

也许正因为关于生死这样重大的事件写得如同交待事实，才深深地触动了读者，读者因此不得不再回头审视死亡

的情节和原因。

二

莉莉娅分娩而死，从死亡的原因的客观性上讲，概率要高得多，尤其莉莉娅所处的时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管作者有意无意，关于莉莉娅的写作，都是客观的，或者是顺着莉莉娅的性格进行的。

莉莉娅最初在小说中露面，是在火车站与一家人告别。在小叔子菲利普的建议下，她要去意大利旅游。一同前去的，还有卡罗琳·阿博特小姐。她的婆婆赫里顿太太对儿媳的旅行，颇不以为然：“一个三十三岁的寡妇竟然要个年轻十岁的姑娘照顾自己，想想就让人脸红。”话说得刻薄，却言简意赅地交待出了两个年轻旅游女士的身份。莉莉娅出国旅游，与她守寡不守节，打算和一个名叫金克罗夫特先生结婚很有关系。在英国这个历来阶级分明的国度，金克罗夫特先生没有好出身、没有好亲戚，不英俊、不聪明、没有多少钱，是原因，但是更深层原因是莉莉娅和已故的丈夫查尔斯生有一女——艾玛。莉莉娅所处的英国，妇女的地位在改善，或许再嫁不算什么严重的失节了，但是再嫁会失去女儿的抚养权和婆婆家优裕的社会地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英国这个国家，自打文艺复兴以来，基本上遵循了资产多寡决定一个家庭以及一个人在社会上享有多少地位和权利的原则。它的稳定源于此，它的保守源于此，它的阶级分明也源于此。

第 一 章

他们都在查林十字车站给莉莉娅送行——菲利普、哈丽雅特、艾玛，赫里顿太太也亲自来了。就连西奥波尔德太太，也在金克罗夫特先生的陪伴下，不辞辛苦地从约克郡赶来跟她的独生女儿告别。阿博特小姐那边也来了许多亲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话，话题五花八门，这情景使莉莉娅看了忍俊不禁，发出一串又一串的笑声。

“真是够热闹的，”她笨手笨脚地从头等车厢里爬出来，大声说道，“人家还以为我们是王室成员呢。哦，金克罗夫

特先生，给我们把脚炉拿来。”

好脾气的年轻人匆匆走开了，菲利普站到他的位置上，抓住最后一点时间滔滔不绝地向莉莉娅灌输嘱咐和忠告——在哪儿下车，怎么学意大利语，什么时候用蚊帐，应该欣赏哪些图画。“千万别忘了，”他最后总结道，“只有另辟蹊径，才能真正了解那个国家。看看那些小镇——古比奥、皮恩扎、科通那、圣吉米纳诺、蒙特里亚诺。我请求你千万别听那个馊主意，以为意大利只是一个古玩和艺术的博物馆。去爱和理解意大利人吧，那里的人比土地更神奇。”

“真希望你也一起去，菲利普，”看到小叔子对她不同寻常的关照，莉莉娅受宠若惊，说。

“我也希望能去呀。”其实他要去并不困难，律师界的工作并非紧张到不允许他偶尔出去度假。但他的家人不愿意他频繁游历欧洲大陆，而他本人呢，也愿意认为自己忙得脱不开身。

“再见了，亲爱的诸位。真是够乱的！”莉莉娅看见了她的小女儿艾玛，觉得需要拿出一点母亲的威严。“再见，亲爱的。一定要乖乖的，听奶奶的话。”

她不是指自己的母亲，而是指婆婆赫里顿太太，赫里顿太太很不喜欢奶奶这个称呼。

艾玛抬起一张严肃的小脸接受母亲的亲吻，谨慎地说，“我一定努力。”

“她肯定会很乖的，”赫里顿太太说，她站在喧闹的人群之外，显得心事重重。可是莉莉娅已经在招呼阿博特小姐

了，这是一位身材修长、表情严肃、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正在站台上以一种更加端庄稳重的方式向亲友们辞行。

“卡罗琳，我的卡罗琳！快跳进来，不然你的女伴就自己走啦。”

菲利普总是一想起意大利就如痴如醉，这会儿又唠叨开了，告诉莉莉娅即将到来的旅途中会有哪些辉煌的瞬间——埃罗勒钟楼，一出圣哥特哈德隧道，它就赫然在目，预示着未来的前景；随着火车攀上西奈尔山的山腰，便可欣赏到提契诺小镇和马乔列湖的美景；然后看见卢加诺、科莫——此时意大利的气息已将她浓浓包围，最后到达她的第一个下榻处，而她驱车在黑暗、肮脏的大街小巷穿行很久之后，终于会在喧闹的有轨电车和耀眼的弧光灯中，看见米兰大教堂的墙柱。

“手帕和领子，”哈丽雅特尖声嚷道，“在我的雕花木匣子里！我把我的雕花木匣子借给你了。”

“我的好哈丽！”莉莉娅又把每个人亲吻了一遍，接着是片刻的沉默。大家都坚持不懈地面带微笑，只有菲利普和西奥波尔德太太除外，菲利普在浓雾中哽咽得说不出话，年迈的西奥波尔德太太早已哭了起来。阿博特小姐钻进车厢。列车长亲自把门关上，告诉莉莉娅一切都没问题。火车开动了，大家跟着跑了几步，挥动手帕，愉快地轻声喊叫着。就在这时，金克罗夫特先生回来了，端着一只脚炉的两个把手，就像端着茶盘。他见自己来晚了很过意不去，颤抖着声音喊道，“再见，查尔斯太太。祝你愉快，上帝保

佑你。”

莉莉娅微笑着点点头，随即觉得那只脚炉的模样太滑稽了，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噢，真对不起，”她大声回答道，“可是你的样子太好笑了。哦，你们一起挥手的样子太好笑了！哦，饶了我吧！”她笑得停不下来，随着列车驶进了远处的浓雾。

“要出远门了，心情倒不错。”西奥波尔德太太擦着眼泪说。

金克罗夫特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真希望查尔斯太太拿到了脚炉，”他说，“这些伦敦的脚夫对乡下人睬都不睬。”

“你已经尽力了，”赫里顿太太说，“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里，你能陪伴西奥波尔德太太一路赶来，真是很了不起。”然后，她匆匆地跟他握了握手，由他再陪伴西奥波尔德太太一路返回。

赫里顿太太的家在沙士顿，离伦敦并不很远，回去还能赶上吃茶点。茶点摆在餐厅里，专门给艾玛准备了一只鸡蛋，让孩子保持心情愉快。经过两星期的忙乱，此刻家里显得异常安静，谈话也很沉闷，有一搭没一搭的。他们猜想两位游人是是否已到福克斯通，旅途是不是很劳顿，如果真的辛苦，可怜的阿博特小姐会怎么样。

“奶奶，那个船什么时候能到意大利呢？”艾玛问。

“叫‘祖母’，亲爱的，别叫‘奶奶’，”赫里顿太太亲了艾玛一下，说道，“应该说‘一条船’或‘一艘船’，不能说‘一个船’。而且，妈妈不是一路都从海上走。你看看欧洲地图就

会明白了。哈丽雅特，把她带走。跟哈丽雅特姑姑去吧，她会给你看地图。”

“好嘞！”小姑娘说着，把满不情愿的哈丽雅特拉进了藏书室。餐厅里只剩下赫里顿太太和她儿子，两人立刻说开了体己话儿。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菲利普说。

“可怜的孩子，多么庸俗！”赫里顿太太喃喃自语，“谢天谢地她没有变得更糟。不过她身上也有可怜的查尔斯的影子呢。”

“唉，不幸！——还有西奥博尔德老太太的影子。这景象多么令人震惊！我原以为那老太太不光脑子糊涂，身体也病病歪歪。她这是来做什么呢？”

“准是金克罗夫特先生逼她来的，我敢肯定。金克罗夫特先生想再次见到莉莉娅，只有采取这个办法。”

“我希望他称心如意了。我倒认为嫂子在告别时的表现并不出众。”

赫里顿太太打了个哆嗦。“我倒不在乎，只要她走了——而且是跟阿博特小姐一起走了。一个三十三岁的寡妇竟然要个年轻十岁的姑娘照顾自己，想想就让人脸红。”

“我很同情阿博特小姐。幸亏嫂子的一位爱慕者被拴在了英国。金克罗夫特先生离不开这里的庄稼、气候什么的。而且，照今天的情形看，他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他和莉莉娅一样，顶喜欢在众人面前出洋相。”

赫里顿太太回答，“一个男人，既没有好的出身，也没有

好的社会关系，不英俊，不聪明，也没什么钱，恐怕就连莉莉娅也早晚会甩了他的。”

“不会，我相信莉莉娅谁都能接受。她一直到最后，行李都收拾好了，她还在跟那个委琐的牧师‘调情’。两个牧师都很委琐，但她的那个尤其黏黏糊糊。我在公园碰到他们，他们居然在谈摩西五经。”

“我的天哪！她竟然变得越发糟糕了。幸亏你想出到意大利旅行的主意，把我们大家都给救了！”

听到这句小小的夸赞，菲利普喜形于色。“奇怪的是她表现得很积极——总是向我打听情况。我当然巴不得给她介绍。我承认她是一个平庸之人，极端无知，艺术品位也很低级。不过，只要有一点点品位就行了。我相信，凡是游览意大利的人都会变得纯净和高贵。意大利是世界的游憩胜地，也是世界的学校。莉莉娅想去意大利，委实值得称赞。”

“她哪儿都想去，”她母亲听够了对意大利的溢美之词，说道，“我和卡罗琳·阿博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她不要去利维埃拉。”

“不，母亲，不。她对意大利真的很向往。这次游览对她来说十分关键。”他发现这情形充满奇特的浪漫色彩：想到这位粗俗的女人要去游览那些他热爱和崇敬的地方，他既感到有趣，又觉得有些反感。为什么她就不能被改造呢？就像哥特人那样。

赫里顿太太不相信浪漫，不相信改造，也不相信历史上的先例，不相信任何可能打扰家庭生活的事情。她不等菲

利普激动起来，就巧妙地转变了话题。不久，哈丽雅特教完地理课回来了。艾玛早早地上床睡觉，祖母给她掖好被子。然后两位女士干干活、打打牌，菲利普在读一本书。他们都在安静的、有益身心的生活中安顿下来，这种生活将不受打扰地持续整个冬天。

查尔斯因为莉莉娅·西奥波尔德的天然丽质而坠入爱河，到现在已差不多十年，在这期间赫里顿太太几乎没有一刻的安宁。最初六个月她想方设法阻挠这场姻缘，小两口成婚后，她又转向另一桩工作——监督管理她的儿媳妇。必须提携莉莉娅好好地生活，别给她所高攀的这个家庭丢脸。帮助她的人有查尔斯、有赫里顿太太的女儿哈丽雅特，家里的聪明人菲利普年岁稍长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艾玛的出生使事情变得更加难办。幸好，年迈的西奥波尔德太太虽然曾想插手，此时开始败下阵去。要她离开惠特比小镇也够难为她的，而赫里顿太太想尽一切办法对她加以阻挠。围绕每个婴儿出生所开展的奇怪竞争，在这里胜败已定。艾玛属于她的父亲家，不属于她的母亲家。

查尔斯去世了，斗争重新开始。莉莉娅坚持自己的权利，说应该回去照料西奥波尔德太太。赫里顿太太动用了她所有的善良劝阻了她。最后在沙士顿给她购置了一栋房子，她和艾玛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始终受到前夫家人的调教和感化。

她难得拜访约克郡，而在一次拜访中，麻烦又来了。莉莉娅对一个朋友透露说她非常喜欢某位金克罗夫特先生，但又并不想跟他订婚。消息传到赫里顿太太的耳朵里，她

立刻去信追问究竟，然后指出莉莉娅必须要么订婚，要么洁身自好，不存在中间状态。这封信写得很好，莉莉娅顿时心神慌乱。不等救援小组给她施加压力，她就乖乖地离开了金克罗夫特先生。她回到沙士顿哭得很伤心，并说她心里十分后悔。赫里顿太太抓住这个机会，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谈到寡妇和母亲的责任。可是不知怎的，后来事情一直不太顺利。莉莉娅在沙士顿这些监护人中间安顿不下来。她不会管家，家里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时候，有着多年管理仆人经验的赫里顿太太就要出面摆平。莉莉娅莫名其妙地就让艾玛中途退学，还允许她戴戒指。她学骑自行车，就是为了把那个地方的人都吵醒，她在一个星期天傍晚在大街上骑车飞驰，在教堂旁的拐弯处重重摔倒。如果她非亲非故，倒算是个乐子。可是，就连标榜自己喜欢离经叛道、违反习俗的菲利普，也出面找她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足以使她铭记终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她仍然允许金克罗夫特先生以“男朋友”的名义给她写信，并给艾玛寄送礼物。

菲利普想到了意大利，力挽狂澜。卡罗琳，可爱而冷静的卡罗琳·阿博特，住在两个岔路口之外，正在寻找一个同伴陪她出去旅行。莉莉娅放弃了她的房子，一半家具卖掉，另一半家具和艾玛一起留给赫里顿太太，在一片赞许声中出发，奔向新的生活场景。

冬天，她给他们频频写信——比给她母亲写得更勤。她的信总是洋洋洒洒。她发现佛罗伦萨可爱极了，那不勒斯如梦如幻，可惜气味难闻。在罗马，只需静静地坐着感

受。菲利普倒宣称她在进步。开春的时候，莉莉娅开始拜访他推荐的那些小镇，他更感到满意有加。“在这样一个地方，”莉莉娅写道，“确实能感受到事物的核心，不落俗套。每天清晨，透过哥特式窗户向外眺望，真难以相信中世纪已经成为过去。”信是从蒙特里亚诺发出的，结尾是对那个美妙小镇的描述，倒也可圈可点。

“她高兴就好，”赫里顿太太说，“不管是谁，只要跟卡罗琳·阿博特生活三个月，都会有所改善。”

就在这时，艾玛放学回来了，赫里顿太太把她母亲的信念给她听，仔细纠正了其中的语法错误，因为她坚决认为应该维护家长的权威。艾玛礼貌地听着，但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曲棍球上，她现在对曲棍球迷得如痴如醉。那天下午他们要投票选择颜色——黄、白或黄、绿。祖母怎么看呢？

赫里顿太太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她沉着地表示了她的意见，虽然哈丽雅特认为对孩子来说颜色可有可无，菲利普说这几种颜色都很难看。赫里顿太太越来越为艾玛感到骄傲，这孩子着实进步很大，不能再那个可怕的字眼——粗俗孩子——称呼她了。赫里顿太太急于在孩子母亲回来之前塑造艾玛。因此，她对两位旅行者悠闲的节奏没有任何意见，甚至建议如果合适的话，她们可以在外面多住些时候。

莉莉娅的下一封信仍然是从蒙特里亚诺寄来的，菲利普顿时兴奋不已。

“她们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星期！”他大声说，“哎呀！我

自己也不会待那么久。她们肯定是真的感兴趣，因为那里的旅店一点儿也不舒服。”

“我真弄不懂那些人，”哈丽雅特说，“她们整天能做些什么呢？我想那里没有教堂吧？”

“有圣狄奥达塔教堂，是意大利最美的教堂之一。”

“我指的当然是英国式教堂，”哈丽雅特口气硬邦邦地说，“莉莉娅向我保证她星期天总会待在大城镇里的。”

“如果她去圣狄奥达塔教堂做礼拜，她发现的美和虔诚会比欧洲所有小灶间的更多。”

小灶间是菲利普对圣詹姆斯教堂的戏称，那是他姐姐经常光顾的一座沉闷的小建筑。哈丽雅特听见有人对它稍有微辞便会恼怒，赫里顿太太不得不出面干预。

“好了，亲爱的，别吵了。听听莉莉娅信里怎么写的。‘我们爱上了这个地方，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菲利普向我介绍了这里。这里不仅奇特有趣，而且能在这里看到其单纯和魅力未受污染的意大利人。壁画美极了。卡罗琳越来越可爱了，每天都忙着画速写。’”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丽雅特说，她总喜欢把一句陈词滥调当成警句来说。她对意大利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其实她从未去过那个国度，她惟一一次光顾欧洲大陆，是在瑞士新教地区待了六个星期。

“哦，哈丽雅特真是个好蛋！”姐姐一走出屋子，菲利普就说道。母亲大笑起来，叫儿子不要这么促狭，这时艾玛要准备上学去了，他们便没有进一步往下说。小孩子是和事老，这不仅表现在宗教小册子里。

“等一等，艾玛，”小姑娘的叔叔说，“我要去车站，陪你一起走吧，让你高兴高兴。”

他们一起出发了。艾玛很开心，但是谈话很沉闷，因为菲利普并不善于跟小孩子交谈。赫里顿太太在早饭桌上多坐了一会儿，把莉莉娅的信又看了一遍。然后她帮厨娘收拾餐桌，吩咐晚餐的菜单，督促女仆彻底打扫客厅，星期二打扫客厅的日子。天气好极了，她看时间还早，便想去弄点儿园艺。她叫来哈丽雅特，哈丽雅特已经不再为菲利普侮辱圣詹姆斯教堂的事儿生气了，两人便一起走进菜园子里，开始播种几样早春的蔬菜。

“我们把豌豆留到最后，它们是最有趣的，”赫里顿太太说，她就有这种本事，能把干活变成一种乐趣。她和大女儿一向处得很好，虽然两人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哈丽雅特的教育可以说是过于成功了。就像菲利普有一次说的，她“把所有重要美德一股脑儿吞下，却无法消化”。哈丽雅特虔诚、爱国，是全家宝贵的道德财富，但她缺少她母亲十分珍视、并希望她能够学会的那种柔顺和圆融。如果由着哈丽雅特的性子，她早就跟莉莉娅公开决裂了，甚至两年前就会跟菲利普闹得撕破脸皮，当时菲利普怀着对意大利的满腔热情回来，取笑了沙士顿和它的生活方式。

“妈妈，这太不像话了！”她当时嚷道，“菲利普什么都拿来取笑——读书俱乐部、辩论会、轮换式桥牌比赛、义卖活动。人们不会喜欢这样的。我们要考虑自己的名声。内部闹分裂的家庭是维持不下去的。”

赫里顿太太的回答令人难忘，“让菲利普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什么，他也就会让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哈丽雅特默认了。

她们先播种了几样比较乏味的蔬菜，当终于开始对付豌豆时，已在不知不觉间感到一种正当而令人惬意的疲乏。哈丽雅特拉了一根细绳，让播种保持一条直线，赫里顿太太用一根尖尖的棍子划开一条垄沟。然后，她看了看表。

“十二点了！第二班邮差来了。快跑去看看有没有信。”

哈丽雅特不想去。“先把豌豆种完吧。不会有信的。”

“不，亲爱的，还是去一趟吧。我来播种，你用土把它们盖起来——别让小鸟看见它们！”

赫里顿太太非常小心地让豌豆均匀地从手里撒落，走到垄沟尽头，她觉得自己从没播种得这么好过。豌豆是很贵的呀。

“西奥波尔德老太太居然来了封信！”哈丽雅特回来了。

“给我念念，我的手脏。带饰章的纸真让人受不了。”

哈丽雅特扯开信封。

“我看不懂，”她说，“前言不搭后语。”

“她的信总是这样。”

“这封信更是莫名其妙，”哈丽雅特说，声音开始发抖。

“妈妈，你看看，你念念，我理清这里的头绪。”

赫里顿太太宽容地接过信纸。“有什么犯难的？”她顿了一会儿说，“这封信里有什么让你摸不着头脑的？”

“它的意思——”哈丽雅特支吾着。麻雀们跳到近前，